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

二十三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經說

先生所著之書如書傳易解論語通釋儀禮通解孝經本旨之類皆已成書其

尚未有終篇者有未脫藁者有一時因筆所記者有與朋友講貫所及者今集

為經說附于集中

大學經一章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明明德者德謂人所得於天之理人之本心虛靈不昧故理之本體純瑩昭著不為氣質物欲所雜而昏是則所謂明也然人之此身既囿於氣而不能不感於物則不能無所昏

七六卷

雜而不得全其本然之明故必學問省察存養克治去其昏雜而後有以復其本然之明所謂明明德也新民者天生烝民均有是德德之本然未嘗不明然既為氣質物欲所昏雜乃始汙濁垢弊而失其本然之明惟在我者既有以自明其明德又必推以及人而有以新之則亦純瑩昭著而無不明矣止於至善者止謂所歸宿之地也至善謂理之極致也明德新民皆當造其極焉是則所謂至善也苟未至於極是則猶有所昏雜而非所當



止也

此言大學綱領其本末當如此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知止謂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然必先有以知止有定而后能靜能慮能得焉苟不知所止則理之極致莫之能辨又何所用力而得所止哉知所止則吾之曾中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不可易也曰止曰定指理而言也知所止而有定理則心無所疑而能靜能靜則

十六卷

物不能搖而能安曰靜曰安指心而言也既靜且安則有以施其學問省察存養克治之功而能慮矣能慮則力行造而能得矣能慮能得則心與理一而所守固矣上文止於至善兼明德新民而言此章乃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所以用力之方始於知止有定而終於能慮能得也

此言大學工夫其始終當如此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在物則有本末行事則有終始德與民物也



德為本而民為末知止能慮事也知止為始而能慮為終物既有本末事既有終始則學者以事處物必當知所先後則交用其力而進為有序則去道不遠矣蓋本始所當先未終所當後道則至善之所在也言人以始終之事處本末之物當先明德而後新民先知止而後能慮不先明德則無以成已不務新民則無以成物不先知止則動無所止不務能慮則明無所用其示人之意切矣

此承上文兩節明大學之道以起下文兩

節之意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止國治而后天下平

明明德於天下者治國齊家新民之事也不曰新而曰明新即明也曰治曰齊皆所以新之也脩身正心誠意明明德之事也曰脩曰正曰誠皆所以明之也致知者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然非知所止則無以得所止焉故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又本於致知也格物者言知不可以徒致必事事物物皆有



以窮極其理也物格而后知至物者理之寓也物之理無不窮則吾之知無不致矣知無不至則是非昭晰而意無不誠矣意者心之發意誠則心無不正矣心者身之主心正則身無不脩矣身者家之儀身脩則家無不齊矣自家以及天下亦推此以及彼耳曰齊曰治曰平遠近親疎之勢也

此推言上文三節之意言明德新民之目知止能得之序本末始終之有先後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止未之有也

六六卷

四

天子庶人貴賤不同然均之為人則身皆不可以不脩所厚謂家也誠意正心所以脩身治國平天下亦自齊家而推之故又以脩身齊家為要也

上文所言大學之道盡矣此復申言脩身齊家乃大學之要無貴無賤皆當自勉其示人之意至矣

大學章句疏義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言聖賢教人以學既及成人則為大人當志



其大者以成其大人之德其學之道如下文所云也明明德者明其在己所稟至明之德也明謂虛靈知覺純瑩昭著也德謂所具之理也新猶明也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亦使之去其蒙蔽汙濁而復其本然之明也止謂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謂也至善者德之當明民之當新皆當止於至善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是民明德新民之至善而學者之所當止也注云夫人之學者兼齒德而言也又云虛靈不昧者虛謂知覺不

昧謂純瑩昭著者也知覺者物格知至也純瑩昭著者意誠心正而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注云具眾理應萬事者德即理也而曰具眾理又兼夫應萬事而言此乃直指人心合全體大用而為言也具眾理者德之全體應萬事者德之大用也云新者革其舊之謂又云去其舊染之汙者舊謂蒙蔽汙濁新則去其蒙蔽汙濁故新亦明也云至善謂事理當然之極者言凡事理皆有當然之對當然之則乃所謂善也其極則至善也不至於當



然不足以爲善不至於當然之極不足以爲至善蓋言明而新之者必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承上文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而欲得其所以止則當先知其所止謂一事一物必先研究其至善之所在使此心曉然所謂知止也事物所當止之地既知之矣則此心之中皆有一定不可易之理所謂有定也理既有定

事物未接則無所疑惑湛然而靜矣所謂能靜也心既能靜則事物之來莫能動搖泰然而安矣所謂能安也能靜能安則酬酢萬變思慮精密所謂能慮也能慮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理所謂能得也大學之道在於明德新民明德新民之功在於至善至善之理又在於必至而不遷故此一節但以止爲言曰知曰得止之兩端定者知所止之驗慮者得所止之始曰靜曰安則原於知而終於得有必至不遷之意矣注云志有定向則必至之意



也注云心不妄動所處而安則不遷之意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物指明德新民而言明德為本新民為末也  
事指知止有定能慮能得而言知止有定為  
始能慮能得為終本始所當先末終所當後  
道謂至善之地知先後則進為有序而去道  
不遠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止致知在  
格物

天下國家者民也曰明明德曰治曰齊新之

也身心意者德也曰修曰正曰誠明之也此  
言物有本末當先德而後民明明德於天下  
也以及至於誠意皆曰欲者求其德之事也曰  
致知曰格物者知止之事也此言事有終始  
當先知而後得也既曰先德後民矣則先知  
後慮之事當先施於自明其德而後及於民  
焉是則知所先後也

物格而后知至止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覆說上文能慮物格矣則理明義精而此  
心之知可至矣則能謹獨以誠意而意



可誠意誠矣則能居敬以正心而心可正心  
正矣則能不偏以脩身而身可脩身脩矣則  
施於家國天下皆能盡其道而成其效矣前  
言新民者先於明德欲能得者先於知至此  
則言知止而後能得明德而後新民合兩節  
而言之則知所先後之意可見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止未  
之有也

論語集注學而疏義

第一章注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  
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  
其初也

此文言學而釋以性善且欲明善而復其初



者愚謂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寂然不動之時萬善具足之名也由是而之五常百行無非至善人爲氣質所昏物欲所汨又不能學以通之既不知其本然之善則亦無以施其存養之功惟能效夫先覺者之所爲然後知吾此性本無不善操存涵養以復其初也爲聖爲賢不外於此知此則義理之大原學問之要指不俟他求而得之矣此乃首章誨人最要切之語學者便當致思不可泛然讀過也

卷六

九

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

此文言有朋自遠方來而程子釋之曰以善及人信從者衆何也愚謂以自遠方來觀之非吾之善有以及人何以使同類之人皆自遠而至至自遠而至則信從者衆可知矣程子語雖簡短而深得聖人之意學者當詳味也

第二章注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

愛之理則或問之說詳而明矣心之德則猶有所未達也愚謂人之一心虛靈洞徹而所具之理乃所謂德也指虛靈洞徹而謂之德



固不可捨虛靈洞徹而謂之德亦不可於虛靈洞徹之中而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所謂仁也曰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何也義禮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體以仁包四者故心德之全獨仁足以當之也曰仁之包乎四者何也天地之間一生意而已爲夏爲秋爲冬無非春生之意也專言仁而義禮智在其中矣故仁之爲德偏言之則與義禮智相對而所主一事專言之則不及義禮智而四者無不包也曰此章乃偏言而併矣

第四章

愚謂三省雖五事然皆重厚詳審而無輕易苟且之意曾子資稟篤實故其所省如此

第五章注敬者主一無適之謂

愚謂敬者主一無適之謂用程子語也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齋箴所謂不貳以二不參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正釋



王一無適之義也然師說又有以敬字惟畏近之何也蓋敬者此心肅然有所畏之名故畏字於敬之義爲最近畏則心主於一如入宗廟見君父心有所畏之時自無雜念閑居放肆之際則念慮紛擾而不主於一矣二說蓋相表裏學者體之則可見矣

### 第六章

愚謂孝弟謹信汎愛親仁體此六者見之行事如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行此六者有餘力然後學文也

九六卷

十一

### 繫辭傳解二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儼然而尊墮然而卑健順之德於此乎定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高陳而上卑陳而下貴賤之分於此乎位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動者常動靜者常靜剛柔之質斷然不易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方物合一何吉何凶類聚羣分迭爲勝負吉凶之應由是生焉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象形未成何變何化已成之後迭爲消長變化之機由是見焉此以上言有天地則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之理昭然可見然必有乾坤而後貴賤剛柔吉凶之體始具有貴賤剛柔吉凶而後變化之用始行始於乾坤終於變化此生生所以不窮天地所以常久而不已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卷六

十二

以剛摩柔剛化而柔變以柔摩剛柔化而剛變八卦相推盪亦然後者化而前者變後者長而前者消雷霆風雨日月寒暑一變一化而人物生焉得乾健之性者爲男得坤順之性者爲女此承上文乾坤變化成物之功也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知猶主掌也作爲也萬物受氣於天成形於地乾始而坤成之也乾健故易而知太始坤順故簡而作成物此承上文生物之功而言其本於乾坤之簡易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易則理明故易知簡則事直故易從理易知則可信故有親事易從則可成故有功行之而信故可久爲之而成故可大此承上文易簡成物而言其功效如此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德以理言業以事言賢人體乾坤之易簡故德業可久可大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不思而得易也不勉而中簡也天下之理得萬物皆備於我也萬物皆備於我則與天地合其德矣聖人之事也此言乾坤之易簡既成生物之功而在人得之則爲聖爲賢亦此理也

右第一章繫辭之作以明易也易之爲道不過於推明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之理人物之所以生聖賢之所以立然其道已具於天地而其論蓋本於乾坤一健一



順而萬化萬事由是生焉聖人作易蓋本  
乎此通乎此則道體之妙聖經之奧可以  
默識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  
生變化

設卦謂伏羲造八卦重之爲六十四也觀象  
謂觀萬物萬事之象取其卦之所似故謂之  
象繫辭謂三聖所述卦爻之辭繫於卦爻之  
下故謂之繫辭剛柔相推謂以卦爻相推盪  
此指卜筮而言謂遇老陽則以柔推剛變陽

而化陰遇老陰則以剛推柔變陰而化陽此  
言易之爲言或見之卦爻之辭或施之卜筮  
之用皆聖人設卦觀象而爲之也卦爻有乎  
人事之得失故繫之以辭而明其吉凶卦爻  
有似乎陰陽之消長故以剛柔相推而生變  
化也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卦爻有人事得失之象故其辭爲吉爲凶卦  
爻有人事憂虞之象故其事爲悔爲吝此言  
觀象繫辭而明吉凶也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卦爻有陰陽晝夜之象故卦畫有剛有柔卦爻有陰陽進退之象故剛柔相推而一變一化化者進而變者退也卦有六爻動者變也亦以相推而爲言也上兩爻屬天中兩爻屬人下兩爻屬地以其有天地人之象故分而爲六爻道猶言義也此言觀象而以剛柔相推生變化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

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所居謂身所處安謂無所疑序謂卦爻有進退行藏之序所樂謂心所好玩謂不能忘辭謂卦爻有象占之辭居謂退處象謂卦爻之辭似辭謂卦爻之辭動謂出而有爲變謂卜筮得老陽老陽而變占謂或吉或凶所居所樂以身對心而言居動以行對藏而言此言聖人作易無非取諸天地萬物人事之象既皆自然之理故君子學易身之所處心之所樂



一行一藏無往而不法乎易亦皆順乎自然之理是以天祐之而無不利天即理也順理則吉無不利矣

右第二章

中庸續說

或者問中庸之書言道之體用則既聞之矣戒懼謹獨知仁勇之德與夫誠之一言所以全道之體用者可得而詳言之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人之所固有而無不善也氣稟雜之物欲昏之則固有而無不善者將有過不及之患而明之行之而未至夫誠則未足以造夫誠也是則

廿六卷

十六

子思子之所憂也若昔聖賢所以立教垂世不過欲人全其固有而無不善者然其大旨固非有異而開導之方亦各不同或舉其一端或示其大法或隨其所稟或量其所至言之略者非隱也言之緩者非怠也教人之序不可以躐等而學不可以陵節而施也子思子襲孔聖之餘訓繼曾子之的傳覽古先聖賢教人之旨鑒後世學者爲學之大弊作爲中庸之書其提挈綱維開示蘊奧則如言道之體用者亦既明且盡矣至於學者之所以用功者又必反覆包羅而



極其詳且切焉蓋嘗以其本而考之首言戒懼  
謹獨因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固有而無不善者  
而爲言欲人防其所未然而察其所將然也其  
言要而易知其事簡而易行學者於此而持循  
焉則吾之固有而無不善者將不待他求而得  
之也次言知仁勇三德者因君子之中庸小人  
之反中庸皆生於氣稟之清濁物欲之多寡而  
有異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終之以勇而後  
氣稟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無不善也末言  
誠之一字者又因天道人道之分以見天下之  
理無不實欲人實用其力以全天理之實也此  
即子思子所以教人之大旨也曰戒懼謹獨者  
靜存動察之功也能若是則吾之具是性而體  
是道者固已得之矣又曰知仁勇者致知力行  
之功也能若是則由性以達夫道者舉合乎中  
庸而無過不及之差也曰誠者則由人以進夫  
天聖賢之極致也是非其言之極其詳乎戒懼  
於不睹不聞之際謹獨於至微至隱之中則所  
謂靜存動察者切矣曰知矣而繼之以仁曰仁  
矣而繼之以勇加之以弗措之功而勉之以已



百已千之力則所謂致知力行者切矣其言誠也本於擇善固執之始而成於無聲無臭之極蓋至於所謂大而化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也者豈非又極其切者乎若不極其詳則學者用心或安於偏見不極其切則學者用功或止於小成此子思子憂慮天下後世而爲是書也

聖賢道統傳授總叙說

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

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

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其在武王受冊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



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廣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脩身

九六卷

廿

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雖其詳略之不同者愈講而愈明也學者之所當傳承而同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五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仁者善之長禮者仁之極義者仁之反智者義之極仁者舒之始禮者舒之極義者斂之始智者斂之極而爲智者湛然虛靜淵然深識者與五行一曰水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貌之恭而能爲心之肅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也心之一也其猶水之止而靜歟此敬所以爲入道之始水所以爲五行之本也

太極本體難以形容緣氣察理溯流求源則可知矣一靜一動靜動初終此氣之流也是孰爲之哉理也天其運乎地其處也日月其爭於其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主張綱維理之謂乎有是理故有是氣理如此則氣亦如此此體用所以一源顯微所以無間也嗚呼深哉

孟子說三條

告子之言其語審矣但孟子攻之太峻而語不及詳故其指有未甚明者請試論之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也仁義禮智之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也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異但所稟之氣則或值其清濁美惡之不齊



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  
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其所以  
爲知覺運動者反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  
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爲至靈至貴者非庶  
物之可擬矣告子之學不足以知此但見其蠢  
然之生即以爲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  
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  
於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  
之幾矣

人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

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  
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  
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

矣蓋以陰陽

五行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  
無不在也曰然則其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  
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  
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不遺其  
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  
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然則  
其必爲體用而不可混者何也曰仁存諸心性



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是豈可以混而無別哉然又有一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而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有條理焉告子之言蓋特舉其一爾曰義以制事而言則固外矣而孟子非之柰何曰義之爲用則固施於外矣若其施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內外之別學者所宜明辨而熟察之也

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明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陵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從



惡有逆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讀左氏傳雜說三條

嘉定十年二月一日

隱桓之事公羊左氏以隱為是穀梁以隱為非左氏以隱之讓為賢君讓固美德不義之讓與讓而自立皆不得為賢公羊又割為立子以貴之說以實之惠公既有元妃矣則其他皆不得為適仲子何貴之有故公羊左氏之說皆未得為當惟穀梁之說以為春秋貴義不貴惠信道

七六卷

七四

不信邪乃為正論但謂惠公能勝其邪心而與隱則恐未必然既以手文而立仲子為夫人矣又豈肯立隱以為世子乎此乃惠公歿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非惠公意也非惠公意則當如夷齊之事乃為得其正也若隱者蓋義利交戰於胷中而不能自決貪實利而慕虛名是以不免於弑也又推其原則其禍實始於惠公失禮而惑於邪不思諸侯一娶九女無再娶之義而又鄭莊公無孝友之誠心又不明於予奪之大義



故勉強以徇其母而處心積慮以殺其弟也使  
其有孝友之誠心而又明於予奪之大義則必  
能委曲順承而區處得宜如舜之於象也  
穎考叔舍肉遺母之意甚善而闕地及泉之對  
甚愚此皆不達於理而已

敬說

古人論爲學之方多矣自程子始專以敬爲言  
近世朱張二先生復申其說至於爲箴以自警  
朱先生於大學之書首言小學之學惟敬足以  
補其缺衷集程門之語如所謂主一無適常惺

惺法整齊嚴肅收斂身心不容一物者以明之  
其說詳且密矣然爲學而必主於敬與主敬之  
必有其義諸說既各不同而其說亦未易曉是  
以學者雖知主敬之切於爲學而莫有能用功  
於敬者則亦其說之有未明也人稟陰陽五行  
之氣以生其爲是氣也莫不各有是理人得是  
氣以爲體則亦具是理以爲性又必有虛靈知  
覺者存乎其間以爲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  
靈知覺者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爲之  
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惘然



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既不能不囿於氣而又不能不動於欲也則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之而昏且亂矣此敬之說所由以立也虛靈知覺我所有也吾惟慢怠而無以檢之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矣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故嘗聞之先師曰敬字之說惟畏爲近之誠能以所謂畏者驗之則不昏不亂可見矣曰然則諸說之不

同何也曰惺惺者不昏之謂也主於一而不容一物撓亂之謂也整齊嚴肅則制於外以養其中也是皆可以體夫敬之意矣然而不昏不亂者必先敬而後能如此制於外以養其中者必如此而後能敬以之體敬之義必欲真見夫所謂敬者惟畏爲近之也蓋畏即敬也能畏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先生不得不取夫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爲最近也

舜禹傳心周程言性二圖辨寄黃子洪



客有以黃子洪所爲二圖見示子洪且欲刊之  
虎丘以諗後學而亦有刊之江陰郡庠者矣僕  
竊有疑焉以圖觀之則舜禹傳心之圖以人心  
道心合爲一則是天理人欲同體而可乎危微  
之下合爲精一又合爲執中至於一而中則非  
危矣又安得並立於危微之下乎其爲說則心  
之所發必乘於形氣抑不思中庸序之言曰或  
發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則不皆乘於  
形氣矣惟其以爲皆乘於形氣所以合人心道  
心而爲一也人心惟危則言之詳矣道心惟微

則無一語以及之而遂及於精一何哉精一之  
後繼以動則皆中矣而又曰道心統乎人心而  
一矣則一在中之前抑又中之後乎周程言性  
之圖旣以仁義禮智合爲一而謂之性矣又於  
性之下而繼之以心則心果在性之外乎孟子  
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仁義禮智皆具於心而  
謂心在性外可乎至於爲說則曰心出于性何  
其與孟子之言相戾乎其論發以是理發非是  
理數語則善矣而未發之性獨略而不言則但  
致和而不致中於學者功用亦踈矣雖曰虛明



之體常卓立乎其中然終不言無所偏倚則亦未爲深知未發之所以爲大本也蓋其圖中置心於性之外而其說則曰心出於性則此心之妙但有虛明而無理義矣愚恐擇義之不精而反以誤後學故爲是說以寄子洪庶幾藏其語而勿出仆其碑而勿廣深思而熟講之不至於七十子未喪而大義遂乖也

榦承惠書感感榦年已七十病倦不及裁謝姑寄此以見朋友切磋之意幸亮之







